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的禅

卫慧著

MY
C
H
I
S
I
S
S
U
E
I
S
T
A
N
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禅/卫慧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8

ISBN 7-5321-2720-6

I.我… II.卫…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0793 号

责任编辑:魏心宏

封面设计:袁银昌

我的禅

卫慧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5 $\frac{2}{3}$ 字数 154,000

2004年8月第1版 200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ISBN 7-5321-2720-6/I·2111 定价:20.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6628900

——给所有爱我帮助我的人们，你们
是我的 Buddha。

卫 慧

9	性与逃离	回到上海	1
31	她的29岁生日	当她来到纽约	15
43	厨房里的性与禅	竟如此性感	24
	为Muju做饭	雪	38
52	断指		69
64	她的忧郁	啊，这是爱	87
78	有关音乐会的秘密	他爱美食，也爱美女	96
103	在法雨寺	男作家与书评家	119
112	同居日记	Muju湿漉漉的生日	125
137	他诱人，但有毒	杀手尼克	142
167	像部好莱坞电影	厨房里的前妻	153
179	太阳下的香气	性空法师与慧光	159
195	离开纽约，离开他	在马德里	172
199	Ferragamo圣诞树	在巴塞罗纳	185
226	做爱需要理由吗？	一部分的爱在布市消失了	210
237	性欲的果实	法师说：微笑！微笑！	216
261		在上海，一切来得很快	247
		走了一个，又来了一个	269
		尾声	

—

回到上海



我十五岁时就有志于做学问，三十岁时已自立了，四十岁时不再为种种事情而迷惑，五十岁时知晓了天命，六十岁听到什么话都不会生气，到了七十岁我则随心所欲地生活了，——当然不会超越法度。

——孔夫子

光是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就已经超过了我的忍耐力的最大限度。

——凯蒂·布拉佛曼

刚从纽约回到上海的那几天，我头昏脑涨，筋疲力尽，夜晚无法入睡，白天却又无法醒来。

的母亲打来过电话，朋友喜珥，表姐朱纱，我的经纪人，还有其他一些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也都打来过电话。

就是没有 Muju。我一直在等他的电话。

当我脑子偶尔清醒的时候，我不由也会惊奇于自己对 Muju 的那一份不同寻常的执著。那可以说是“爱”，同时更是一种“救赎”。

喜珥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给我。“嗨，上海公主，今晚有个派对，叫 sex in the city，所有的人都想在那儿见到你。”

“嗨，想不想去 shopping？恒隆(Plaza 66)正在打折。”

“Coco，这可是我最后一次打电话给你了，——快拿起电话。”

“天哪，你一点都没变。不，事实上你的脾气更臭了。玩什么幽闭症！！今晚一起吃饭啦。我7点开车来你楼下等着，过时不候。”

喜珥的性格有点像我的老友 M，但比 M 可爱许多。

M 在我离开上海后因为勾结海关人员走私 Mercedes - Benz、BMW 等境外名车而被通缉，她逃跑了，像个气泡一样蒸发得无影无踪，据说至今还没她的下落。

从妓女到富有的遗孀到上海社交界的名女人再到如今的通缉犯，M 在我记忆中带着阴沉的美丽存在着，像一道伤疤。

而喜珥，10 年前我就认识，那时她还是一个身材纤瘦，脸色苍

晚饭在她的饭店里吃。

这家叫“上海 1933”的饭店同时也是茶室，装饰着翠绿竹枝、宣纸灯笼、精致的鸟笼，从中国各地及东南亚淘来的古董家具恰到好处地摆放着，还有幽然飘动的纱质帷帘，从老式唱机里低低唱出的 30 年代上海的老歌。主人那唯美而略带病态的气息弥漫于整个空间，无处不在。

就连洗手间用的纸巾上，都画着中国的水墨画，由她亲手绘制。

在开饭店前她是画家，画卖得还不错。倒不是她的画好到哪里，而是由于她那“新中国变性手术第一人”的名声，《纽约时报》，《朝日新闻》，STERN，BBC 都采访过她，她因为在解放后的中国第一个公开地做变性手术而有名，然后她因为有名而有名，她能卖画赚不少钱，能买华美奢侈的衣服首饰出入上海一个个热门的俱乐部。

等她厌倦了绘画，便开了这个昂贵的饭店。一碗上海馄饨要卖 125 块钱，一杯绿茶要卖 150 块。在上海没有人敢这样做生意，但她做了，而且每晚都有一些来不及订位的顾客在店外排队。

这就是上海，什么都是有可能的。来得快，之后呢，也许去得也快。

她每天盛妆华服出现在店里，在客人、厨房与收银台间穿梭，敏

捷、精明而令人目眩神迷，不久她有了一个外号，人称“快刀妖姬”。

在一个清静的角落坐下来，我拿出从纽约带给喜珥的礼物，几本登有裸男像的色情杂志。喜珥大笑，给我一个吻，现在上海什么都有，但此类杂志还是属于非法的。

我点了烤鲑鱼、鸭卷、煮豆腐与蔬菜汤，喜珥让侍者拿来一瓶红酒。

“想不到一年过去，我们还是两个人吃饭。”我说，点了一支烟，上海所有的餐馆都能抽烟，不像纽约。

“这有什么不好？没男人倒清静。”喜珥指挥着侍者把酒倒进一个大肚玻璃瓶，先放在一边让酒先氧化一些。“上海的单身女人也越来越多了，她们很有消费力。来我店里的人，不是一大群单身女人，就是一大群 GAY。当然，还有不少秃顶的大肚子老妖怪，专门坐在角落里揉捏年轻女伴的小乳房。”

我哈哈大笑，与喜珥在一起，我们总会笑个不停。

当然不总是笑。有时她会半夜闯进我家，扑在客厅的沙发上痛哭流涕，哭得像一堆烂桃子，她为没有一个男人真心地爱她而哭。她差一点死在手术台上，她的父母现在还不愿见她，但是，为什么变成女人后，她对男人突然失去了信心？

她发现了男人的虚情假意，自私冷漠，种种可笑可恨，她痛骂男人是最肮脏的动物，不用脑子而用鸡巴来思考问题。

这大概是她的真心话吧。

我们像姐姐与妹妹那样相爱，有时这种爱超过我们的理解，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喜欢对方，也许是因为对方的存在，我们感到了某种安全，可以有理由原谅自己的缺陷，因为竟然有人比自己还脆弱还糊涂。

我们也会吵架，一个月不理对方。我们从未真正地喜欢过对方的男朋友，“他根本配不上你，你在一头猪面前穿丝绸戴珍珠，真不值得。”我们经常这样警告对方。但没有用。

大笑，喝好酒，抽淡烟，吃美食，一顿饭吃得很愉快。我们没谈对方生活中的男人。

从我给她的最近一封 E-mail，她显然已知道了我与 Muju 走入了一个困境。至于她，我知道她一直都很寂寞，在中国她因为变性而有名，很少有男人愿意与她哪怕只是做一夜情那样的性游戏。半年前，自从她与那个瑞典男人 FRED 分了手，似乎就再没有男人了。

吃完饭，我还不回家，她提议去一家她常去的足部按摩店，在复兴路上。

“别开你那辆小甲壳虫了，叫出租车吧，你都醉成那样子了。”我咬着嘴唇笑，感觉有些睁不开眼睛，我也醉了。

我们并肩坐在出租车里。我拿着两个酒杯，她抱着一瓶 1990 年产的好酒。她的经验是一边享受足部按摩，一边享受红酒，简直比性高潮还要过瘾 10 倍。这是她在身体饥渴时安慰自己的方

法。屡试不爽。

埋在按摩院松软的沙发里,灯光迷离,音乐悠然,依稀可以听到某位顾客轻轻的打鼾声。

喜珥很慷慨地把她常用的一个年纪很轻的男按摩师让给我,让我试试他出色的手艺。她自己则找了一个女孩子。

我们并排而坐,轮流给对方的杯子倒红酒。我们没有再像在餐馆时哈哈大笑,变得沉默,温和,酥软。在泡过 10 分钟的中药汤后,双脚被轻轻地擦干,一个脚用毛巾包好,放在小凳上,另一个脚被搁在按摩师温暖的双膝上。

按摩师的手摸在脚底的各个穴位上,捏,推,压,揉,变换着动作。我喜欢被人摸脚和摸头时那种妙不可言的感觉,有时心情压抑时去美发沙龙或鞋店,只是为了让人摸摸我的头和脚,那给我莫名的安慰。不是用男人或香烟可以替代的。

随着按摩师手势与所按穴位的变化,一股股热流微微弹跳着逆向上流,沿着腿部的经脉涌向腹部。

子宫变得温暖了,我能感觉到浑身每个细胞在愉快地叹息着,颤抖着,我能看到我的双腿之间一片玫瑰般的红色,肌肉缓慢地一张一合地蠕动着,绚烂而骇人。

品质绝佳的红酒对这种愉快的感觉推波助澜着。想想喜珥的评论:足部按摩加红酒,比性高潮还过瘾 10 倍。

我们一口口地喝着酒,闭着眼睛,被脚底那双手控制住了。

二

性与逃离



如果没有欲望，你能领略到事物的奇妙本质，但如果被欲望控制，你只能看到事物的表象。

——老 子

火有可能是男人发明的，但如何玩火却是女人发现的。

——凯丽《欲望城市》

第二天清晨，我在一阵微弱的鸟鸣中醒来。空气里有桂花香，还有汽油味，烤栗子香，路边饭店飘出的油烟味，——上海早晨特有的味道。在残留的睡意中，我睁开眼睛，窗帘几乎阻隔了所有的阳光，但还是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

女权主义与后女权主义,为此吵了不少架。有一次他的前妻还到我与他同居的公寓来向我示范如何做菜,如何热爱厨房,如何在厨房里发现生活的美与禅意。他的前妻与现任的有钱丈夫生了两个孩子,她美丽丰满,满头金发,乐意把一天的四分之一时间花在厨房,她向我展示:一个女人若不能在厨房里游刃有余,那么她就是一个失败者。

突然地想到 Muju 让我很不安,我巴不得地板上裂开一条缝,让这个男孩子掉进去消失。

从心底里我不愿意相信我与 Muju 事实上已经分手。我这次回上海的目的是写新书,但显然我与他也的确需要分开一阵子以冷藏这段感情,等到该做决定的时候再决定,是继续做恋人还是做朋友。回到上海才两个星期就有男人在我床上过夜,我不能不觉得这是对 Muju 的背叛。

想想古代中国的寡妇,在丈夫死后还要等三年才能再找男人,我不是 Muju 的寡妇,可能也已不是情人了,但是,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依旧深爱着他。

Muju 不在身边的时候,我就是一具漂在海洋上的为 Muju 殉情而死的美艳尸体,随着波浪轻轻荡漾,无知又无觉,世界不再存在……

昨夜与这陌生男孩的放纵,也许是对我自己的惩罚。惩罚我对 Muju 的迷恋太深。——当你对一样东西或一个人迷恋太深的

时候,你可能已经失去了他。

我在不安与躁动中抽着烟,毫无食欲。看着眼前的男孩把整个脸埋在巨大的碗里,呼呼地舀着麦片吃,一些白色的牛奶泡沫粘在他的嘴边,非常的孩子气。

他终于要离开了。我松了一口气。站在门边,我随意地问了一句,“你多大了?”

“15。”他浮上一个自然而又满不在乎的笑容,披上外套,用飞快而有力的步子跑下楼梯,一阵登登登的声音后,他就消失了。

我抽着烟,蓬头散发,披着粘着性的味道的晨褛,对着空空的楼梯发呆。天哪,他才15岁。我居然跟一个15岁的孩子上床!

喜珥在电话里恶作剧般地咯咯笑着,“怎么样?15岁的滋味不错吧?”

我叹了口气,摇摇头,不一会儿也忍不住笑起来,“他看上去就像21岁,不是吗?至少也像20。”

在这个发着经济高烧的嘈杂而又能激起最大情欲的城市里,我又过了迷迷糊糊的一星期。

我的枕头边,客厅里,浴室里都有 Muju 的痕迹。临走前我偷偷地从他公寓里拿了一些东西:一把旧牙刷,几绺从浴室的地上捡到的他的头发,一条没洗过的黑色 CK 内裤,一只绒布桃子,一